

想起一位有巫气的艺术家

上周“潇湘春华湖南省画院作品展”在湖南省画院美术馆举行，展出了60余幅省画院专职画家和部分特聘画家的作品，其中，李凤龙、周玲子等画家的作品都很让我关注。凤龙之作传统功力深厚，以他这样的年龄而有如此精湛的宋画基底极为难得，尤为难得的是他并不拘于宋画之工整精微而失却文人写意画的自由灵动，说明其内在心性自有浑厚蕴藉之养。周玲子早期的画作具有本真的灵性、特异的想像力与表现力，是我十分喜爱的。她的很多作品都有点巫气——我喜欢的正是这种巫气。近年来她的作品有许多变化，这种巫气时隐时现，我希望她能保持她那份独特的灵气、童心和想像力。在湖南画家中，还有一位充满巫气、人们不太注意却有大师境界的女画家蔡皋，当找机会专门谈谈。

写本文是因为看这个画展，让我想起了另一位有巫气的湖南艺术家，颜新元先生。

新元兄既是画家，又是民间艺术家、民俗学家。他这个人、他的画和文章，都充满巫气。做一名艺术家或一名学者易，做一名艺术家兼学者难；做一名艺术家兼学者，有才气易，有才气而又大气尤难。新元兄却是个感性与理性并举、有才气、很大气、很有巫气的艺术家和学者。这就更加不易。

在我看来，有巫气是种很高的境界。所谓有巫气，乃是既得湖湘地域之独特灵性与心智特征，又具有超越地域局限的卓异艺术气质能力。新元兄正是这样的人。他的离开湖南，我是十分惋惜的，但我又高兴他能获得更广阔更高端的平台，他的才华在京华会有更出色的施展空间与成就。

新元兄曾著有《中国当代“新民间”艺术》一书，独具慧眼地剖析与论述了中国当代艺术与民间艺术传统的关联，他以犀利的眼光，逼视并看穿了当代艺术“时尚”、“时髦”表征下的民族本质与民间艺术基因，打通了中国艺术的精神传统、民间印痕与当下的时代精神、现实情怀，客观冷静地审视中西文化在现当代艺术中的交流交汇，他认为几乎每一种名目下的当代艺术派别，都有“民间”元素渗透其中的代表，正是在丰饶、康健、广阔的民间艺术土壤上，产生了从不同立场、动机、角度、程度出发，借鉴吸取利用民间艺术的“新民间”艺术。因此，新元兄在一个独到的高度与广度上，将五光十色的当代艺术一网打尽并打回了原形。

新元兄之所以有此“法力”，是因为他身上和中内源自民间巫气的强盛。他对中国民间的了解与理解的深切与广博是令人惊叹的，他对我们民族和民间的痴情是感人至深的。作为好朋友，新元兄最令我神往和怀念的，却是他们夫妻的桃江情歌。那真是一种无上的享受，可以澄心涤怀，每听一回都是福气。据说新元去年在北京做“国风新语·颜新元当代艺术‘新民间’试验之路”展览，与夫人每天下午在展厅唱当年的山里情歌：“单身汉冒婆娘”、“家花冒得野花香”、“姐屋门前一树春”、“娇莲姐走路把白扇子遮”……真让我等神往。这恐怕是中国画展中最韵味味的行为艺术了。唉，何时又能韵一回这样的味呢？

■文/龚旭东



白脸与绿脸(水墨) 颜新元



看戏(水墨) 颜新元



爱乐笔记

贝多芬：命运的震撼



第一次听贝多芬还是我念中学时期。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不知CD为何物，也没有现在精细的音响视听。那时我们有的，只是一盒盒现在再找不到踪影的粗糙的磁带。

那时我悄悄喜欢上班上的一个大眼睛女孩。正是她把贝多芬的《命运》带到班上。我还记得那盒磁带的封面，法国的钢琴王子克莱德曼被印刷在中间，在他的肖像右上方，写着“命运”两个斗大的字。

八十年代，我为之狂热的是长发过肩、眼神冷漠的齐秦。我压根就没想过要去听什么没有歌词的音乐。但是我还是为了多找和那女同学接近的借口，先把她的磁带借了回去。《命运》——后来我才知道它的全名是《命运交响曲》——的突兀而上的节奏一下子就把我攥得很紧。原来，在流行歌之外，

同样的音符还可以创造出更加直击人心的猛烈效果。

那盒磁带后面还有什么我没去听了，我只是听完《命运》，就把磁带倒回去，一遍遍重复地听。我根本不知道，贝多芬会从那时起，再也不放开对我的紧攥。

后来除听音乐外，迷恋上阅读。在很多年里，我最热爱的小说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伟大的音乐小说让我身不由己地陷入到古典音乐中去。但直到若干年后，我读到《贝多芬传》时才恍然发现，影响我那么多年的克利斯朵夫的原型居然就是贝多芬。罗曼·罗兰笔下的莱茵河、教堂、钟声，无处不在贝多芬的生命中回响。

即使众所周知，即使贝多芬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我还是无法理解一个耳聋者对音符的

令人惊悚的捕捉。也许正是这一残缺，才使贝多芬全面地进入内心，也全面地进入他的命运。即使有人说他对艺术的爱和对生活的爱战胜了他个人的苦痛和绝望，以致苦难变成了他创作力量的源泉。尽管这句话毫不虚假，但我还是觉得它难以说出贝多芬的全部。在贝多芬的音乐里，他流露的感情只能用“崇高”二字。而且，在古典音乐大师中，也只有贝多芬，以其朴实鲜明的风格易于让大众接受，接受之后又能感受到它的壮丽宏伟。他抒情的悲哀与反抗的怒吼，是如此惊心动魄地让听者感觉自己在抚摸一颗真正的灵魂。

二十多年过去了，贝多芬对我始终是种强烈的吸引。或许，只有在他的音乐中，才让我切实感到什么是真正的命运。

■远人

本版投稿邮箱 sxhsfk@voc.com.cn



格物 爱乐有奖竞猜

- 1:1906年，是谁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本音乐杂志上刊发了介绍贝多芬的文章？
- 2: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原名什么？

读者可通过用手机用户编辑短信：“AY+答案”发送到1065800078462，或者登录本中心的网络电子家园 <http://ent.voc.com.cn/参与活动>

上期答案：1、1791年，维也纳，2、《蓝色多瑙河》。恭喜手机号 1517***6115 1390***9469 的读者获得奖品。

长沙童谣

从一数到十

长沙有首数字地名谣，能把老长沙的地名唱响，这首民谣如下：“一步两搭桥、二圣里、三尊炮、四方塘、伍家井、六合庵、七层楼、八方亭、九尾冲、十间头、百善台、千佛林、万祠巷……”

这首童谣，近年来，老是被不懂行的长沙人拿出来炫耀：看看，我们长沙的老地名，如“一幅绚丽多姿的风俗长卷，反

映出千变万化的长沙古貌”。

不过这首歌在最初并非一首赞颂老长沙地名的歌，这首歌最开始在长沙民谣中的流传，也并非要表彰长沙地名的丰富、美好，而是讽刺一步两搭桥、三尊炮、四方塘、伍家井、六合庵等处，是红灯区，即私娼聚落之地。

想来那个时候，若有谁家的细伢子在家里哼唱这样的歌

谣，怕是要挨骂的吧？

1924年长沙《大公报》李抱一在湖南省城地名释中就这样写道：“从前那三尊炮巷里，逼窄恶浊，土娼虱处甚多，至有‘一步两搭桥、三尊炮、四方塘、伍家井……’的口号。行人过之，往往掩鼻而走。近年改名三尊里，已风清气美了。”

这就是明证。

■文/任大猛

连载

她竟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就是季夫人

我和姐姐越努力孝敬叔祖母、母亲，当然也包括父亲在内，父亲的“醋”味就越浓。母亲重病住院期间，我不遗余力地加以照顾，似乎使父亲觉得我冷淡了他，他拿不准母亲去世后，我是否能够如同对待母亲那样对待他。

我们因争吵而和解。这以后，我一如既往，跑医院，伺候父亲，忙工作。可是，近十个月后，1994年12月4日，他突然在母亲去世前两天的时候，走到住处外面，对正在洗车的我

说：“你很聪明。今后你不要来北大了。等你母亲去世后我再找你谈。”我立刻离开了他的家。母亲还住在XX校医院，我每天从很远的地方来看护她。

母亲去世后，父亲对人说，他的存单没有到期，而我竟逼他拿钱给母亲付住院费，还赠我“身败名裂，众叛亲离”八个字。事实上，从母亲住院到她去世都是我付的住院费，我从没有向父亲要过钱。母亲住院期间，他把钱捐给山东老家，我尊重他的选择，根本没有逼过他。只是有一次我们在湖边闲谈，他问起住院费的事，我报告说已经花了X万元了。过了一天，他给了我几张存单，总数不到一万

元，都是没到期的，没有他的身份证根本取不出来——这就叫逼他了。母亲去世后，父亲说，本来他应该承担全部费用，现在他只肯出一半。

过了许久，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解释了我某些行动的原因，也针对有些人的作为说了八个字：“冠冕堂皇，男盗女娼”。父亲看了之后大怒，以为我是在说他，说他这一辈子还没有人侮辱过他，现在却受到了儿子的侮辱。他还把这封信交给了北大党组织。就这样，父亲用他果断地“遗弃了别人”的行动，最后把季家彻底摧毁了。

2006年9月，我从朋友处得知，

李玉洁于8月6日突发脑溢血，病倒在父亲的病房里。据说，李玉洁在病情稍有好转的时候，除了仍旧把持着看护父亲的大权之外，还硬撑着去病房看望了父亲几次。一段时间以来，李玉洁便有意给人造成一种感觉，似乎她已经成为父亲的夫人了。于是有的记者在报道里，竟然就把她称作季羨林的夫人，而李玉洁在接电话的时候，竟也大言不惭地说她就是季夫人。据我看，父亲对李玉洁的这种图谋应该早有觉察，到了这时，李玉洁应该明白是她离开父亲的时候了，似乎父亲可以从受人控制下解放出来，然而事情并不尽如人意。 (8)



《我和父亲季羨林》
季承著
新星出版社